



黄玉林/文

富阳的核心文化是什么？或者说标识性的地域文化是什么？似乎一直没有定论，但正逐渐形成共识。

说没有定论，是因为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说是三国文化、东吴文化、孙权文化，有说是红色文化、郁达夫文化，有说是纸文化、茶文化，有说是书法文化、篆刻文化、诗词文化、富春山居图文化，有说是山水文化，有说是中医骨伤文化，有说是孝文化，有说是富春文化、富春江文化……富阳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众说纷纭应在情理之中。

近年来，富阳越来越认识到梳理确立核心文化标识的必要和重要，多次召开座谈会征求意见，举行专题会议研究，2021年7月，富阳提出要“努力形成具有富阳特色、全国影响的以富春山居文化为引领的核心文化标识”。这是“富春山居文化”首次出现在官方表述中。此后，“富春山居文化”频繁出现在各类活动和会议，不断被解读诠释，作为地域性的文化标识，越来越得到专家和群众的认同。

本文将分上中下三篇，全方位深入解读“富春山居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六千年富春山居”是富阳文化核心

地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基石，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学者葛剑雄认为，地域文化其实就是最能够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有特点的文化类型。它有一个前提必须是和其他周围区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如果这是某一个地域文化，但是它跟旁边的地方或其他地域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划分就没有什么意义。地域文化是属于全国文化的一部分，各个地域文化有共性，他们

联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是中华文化，但又各有个性，这种不可抹杀的个性，使得中华文化更加绚丽多彩。浙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以良渚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高峰、以绍兴会稽为代表的古越国文化、大运河贯通南北后日益发达的吴越文化、高度繁荣的宋韵文化……无一不为浙江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埋下伏笔。从一省一域到泱泱华夏，文化自信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发展之基。

富春山居文化覆盖富阳全域。富阳

地处浙江省西北部，山地和河流交错分布。山地占据大部分，河流贯穿其中，地貌地形呈独特的“两山夹江”格局，两岸青山，一江春水，水行山中，山绕水生。是仁者、智者都能“适彼乐土”的富春山居。

富春山居文化涵盖富阳古今。富阳自出现人类活动以来，“富春山居”就是隐藏在人们内心的文化基因。位于大源镇的瓦窑里遗址，其出土的“多角沿豆盘”等诸多器物被鉴定为距今6000年左右的马家浜文化晚期文物，可以确定富

春江两岸沿江区域是浙江史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6000年前，富阳先民活动于瓦窑里始，富春山居文化在富春大地不断丰富，形成了富阳专属的独特标志，为富阳和浙江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时至今日，富春山居文化不但符合富阳传统文化，又符合当代文化特征。浙江拥有“万年上山、八千年跨湖桥、七千年河姆渡、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韵、百年红船”厚重的历史文化，“六千年富春山居”宜有一席之地。

富春江和富春山构成富春山水

“天下独绝”的山水格局孕育了富阳独有的富春山居文化，因此，富春山居文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富春山水，二是富春人文。富春山水，主要由富春江和富春山构成。

东经120度、北纬30度整交点在富阳大源镇。东经120度，是“北京时间”标准线。北纬30度，为北半球中低纬度的分界线，素有“神秘的30度线”之称，这条纬线附近，充满着无数的“险、惊、奇、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很难找到一个经纬度整十数交点。我国境内共有13个经纬度整十数交点，只有东经120度、北纬30度交点处于与城市接近的人口密集地带。特殊的地理，造就了这里独有的山水和人文。

富春江率领“一江十溪”。富春江是富阳人民的母亲河，“水皆缥碧，千丈见底”，这是一条清澈得令人炫目的滔滔大

江，季羨林赞富春江“仿佛是一条天上的神江”。富春江全长68公里，其中，52公里在富阳境内。富阳1831平方千米土地上，另有10条较大溪流，汇壑成涧，集涧成溪，蜿蜒曲折。渌渚江（又名鼉江）携葛溪、松溪二水而下，上里溪、苕浦江依次汇入。宋家溪、壶源溪、剡溪、大源溪、里山溪、渔山溪自上而下。常绿溪经萧山区境内汇入浦阳江。富春江上多沙洲。孙权故里王洲，古称孙洲，孙钟在此种瓜，留下“雄瓜地”传说。“中沙落雁”，颇称佳境。“长沙”东洲，村落纷纷聚水涯。新沙岛，是沙洲沃野。洋涨沙、桐洲沙……因江水而生，生生不息。富春江以江岸纵向伸展的长曲线、两岸山峦的横向长弧线和开阔的江面为特点，构成了视野开阔、空旷疏朗的基本形态，给人平和、典雅、空灵的美感享受。

富春山分列富春江南北岸。富阳地

貌“八山半水分半田”，山地为主。北岸是天目山余脉，南面是龙门山脉，两岸群山夹岸对峙，蔚为壮观。黄公望在《秋山招隐图》中写道，“此富春山之别径也。予向构一堂于其间，每春秋焚香煮茗，游焉息焉。当晨岚夕照，月户雨窗，或登眺，或凭栏，不知身世在尘寰矣！”“华东第一名山”鹤山独立于富阳城东，山脚伸入江中。天钟山海拔448.4米，面积300公顷。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富阳县志》载：“天钟山，在县南十五里，巨石蹲峙，轩举歇息，欲坠未坠，形态万状。石泉奔泻，瀑有数道，若匹练然，飞雪溅沫，响若辊雷……”新登镇北山，俗称官山，因晁补之《新城游北山记》而闻名于世，也因弘一法师在此掩关三月而简册留名。永昌释子山，海拔351米，悟空禅师和郭文举在此筑灵耀寺。新登塔山，“塔山拥翠”古为“东安八景”之一。龙门山

主峰杏梅尖海拔1067.6米，为富阳境内第一高峰，“悬崖飞瀑”令人惊叹，郁达夫在游记中赞曰：“龙门山绝壁于千仞，飞瀑万丈，真壮观也”，如今，每逢雪天或新年，是周边群众登高首选。万市镇青牛山，《新登县志》载“为县境诸山之宗”，苏东坡在此留下履痕并赋诗《青牛岭高绝处有小寺人迹罕至》。

对于富春山水，北京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2020年5月在富阳说：“富阳的青山绿水让我这样的北方人很羡慕。这里的自然景观有强大的文化力量，孕育了历代众多名人。这些文化底蕴需要我们生动地去揭示、展示，通过多种形式去传播。如是熏陶出来的青少年，对家乡的热爱会根深蒂固，对地域文化充满尊重，对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

人生是一场宏大的相遇

倾听：麦家的三段阅读经历



叶根娟/文

和麦家老师相遇在2009年3月3日，那时他获茅盾文学奖不久，我有幸得到他的《解密》《风声》《暗算》《黑记》《人生中途》五本签名书。

一晃十多年。近些年，朋友带给我《人生海海》《人间信》，每次一卷在手，我都连着看完，由衷地喜欢这些刻画人性至深并散发着故乡亲情的文字，并暗付自己与文学并未疏离。

这半年多来，与麦家老师见面的机会一下子多了起来。原因是我参加了作协，并加入了麦家文学研究会。这自然是我的幸运。我离文学近了些，离这位从富阳走出去的文学大家近了些。

我发现自己一直在倾听，听麦家老师在现场说，媒体上说，书中说。也许因为有那么多的倾听机会，我好像一点也不急于交谈。也许因为他每次真诚的分享，让我觉得一直在交谈。

这次也一样。4月18日下午，我早早地来到新登中学体艺馆，参加2025富春山居全民读书活动启动仪式暨麦家“阅读与人生”主题分享会，有800余人共赴这场书香之约。我准备好了聆听的耳朵和宁静的心境。

麦家老师登场了，保持着谦逊的行动习惯，起身的第一刻，先向后面的观众、读者招手示意，然后走向舞台。一个多小时的“阅读与人生”主题分享，他讲述了影响自己写作人生的三段阅读经历，少年时偶遇《林海雪原》那一刻的“通体被照亮”，读罢四百本书时遇到《麦田里的守望者》，顿悟“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而当阅读量达到两千本时，他遇到了博尔赫斯

《小径分岔的花园》一书，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方法，都直接影响了他的写作。

人生真是一场宏大的相遇。每个人的行囊里，都装着不同的相遇与重逢。会遇到无数的人，无数的人编织成生活的经纬，真正留在心尖的灯火不过三五盏；会遇到无数的书，无数的书垒起岁月的厚度，真正照亮迷途的也就那么三五本。

《林海雪原》蜷缩在柴火堆里以引火料的角色出现，但一眼被这个12岁的少年认了出来，如获至宝。封面上是一片大雪覆盖的密林，有一个人在山路上乘着雪橇飞奔而下。书里的革命事业、战斗友情、爱情故事和伟大的牺牲精神……如同黑暗中一束光，瞬间点亮了少年的内心。他第一次发现教科书以外还有一个辽阔的世界，于是背记人物关系、细节，转而又开始抄地名、情节、思想，这本书成了他最亲密的朋友。我觉得肯定还有一件事，就是那七八页到底写了什么，少年抚摸着残损的书脊心疼不已的同时，一定在预测后面的故事情节。这道填空题，没有答案，但赋予了他一对想象的翅膀、一片广阔的天空和一个光明的向往。

军区附近的某个书店，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轻盈地站在高处眺望，或是挤在书群中耐心地守望，她即将迎来一位参加工作不久被写作苦恼着的年轻人。当时他已读了巴尔扎克、鲁迅等400本左右的书，可小说的技艺，典型环境与人物，情节的起承转合，还有谋篇布局、主题思想等，让他望而却步，觉得写作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就这样，年轻人抽出了这本书，打开了来，云开日出一般，“这本书简直不是一本书，而是世界向我洞开的一只猫眼，一孔视窗”，他这样描述他们的奇遇，“一个被学校开除不敢回家的青春叛逆的孩子，在麦田的三天，他的那些情绪生动毫无保留地披露出来，没有情节，只有情绪”。我想，类似的情绪，或许也曾出现在年轻人的日记里。由此他顿悟到：把自己的情感放进去，这就是人生；把日记整理出来，这就是小说。我甚至猜测，正因为这本书给了年轻人莫大的馈赠，撬开了他写作的门，所以才以“麦家”发表作品，“麦家”二字可能由《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书名而来。

一路的阅读，一路的相遇。阿根廷的哲学

家、诗人博尔赫斯带着薄薄的一本《小径分岔的花园》出现了。麦家说，博尔赫斯是“作家中的作家”，福克纳、海明威也对他肃然起敬。我仿佛看到，年轻人站在一个有着交叉小径迷宫般的花园里，有一种东西在召唤他，“纯得高山仰止，纯得象牙塔一般”，他抬起头来，看到了毛玻璃的轮廓，正是“那些遥远的、影子一样的人物，带给人深不可测、采之不尽的感觉，仿佛随时都在提供新东西”，给了他灵感、才气和勇气，让他重新审视曾经拥有的那段生活，才诞生了一系列突破现实主义题材的优秀作品。

“我想做一个人间的报信者”，他深信阅读对于一个人的意义，不光可以积累人生智慧，提供人生经验，还因为阅读可以在内心建立亲人体系，无论在怎样的困苦之中，都不会让你觉得孤独无奈。

他由衷地希望，不管你在哪里，人生幸福与否，不要离开阅读，不要离开文字。对文字的敬仰，是作为文化人的标签。

回家来，发现我有三本《风声》，一本扉页上写着“叶根娟存念”，墨迹已微微泛黄，落款竟是2008年11月13日，比2009年3月3日，还要往前推一个季节。那是跨越时光的握手，是未曾谋面却灵魂相认的馈赠。另一本寄语“天堂是一屋书”，落款是2016年秋。

如今看完《非虚构的我》，再打开2009年1月出版的《人生中途》，我仿佛在现场聆听麦家老师真诚而缓缓地叙述，夹杂着富阳口音：

我总是没法在小说中把真实的我藏隐起来，在这里却把我的真实——铺张开来：身世、经历、家庭、亲人、挚友、好恶、困惑、恐惧、念想……照实道来，毫不躲闪。作为一册散文随笔集，我无法进入虚拟的空间，我要遵守某种约定，敞开心门，直抒胸臆。所以，我可以负责地说，如果你在我小说中看到的是我的“影子”，那么在这里你看到的就是活人了：一个确实的、听得见心跳、摸得到脉动的我。

书页沙沙作响，像在拆读一封封寄自岁月深处的长信。那些坦诚的剖白，如老友对坐时的絮语；那些字句的震颤，如深夜烛芯爆出的星火。原来文学至真至爱的模样，不过是这般：此岸是伏案写信的人，将悲欢封缄成册；彼岸是捧信夜读的客，以倾听拆解永恒。

《富春山水暖》分享会举行

骆炳浩/文

近日，位于杭州西溪湿地的麦家理想谷迎来了一场书香氤氲的文学雅集。《富春山水暖》新书分享会在此举行，20余位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在书香与春光中展开了一场关于文学本质的深度对话。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麦家文学研究会理事徐军分享《富春山水暖》（杭州出版社出版）的创作心得。他说，收入《富春山水暖》一书的80篇文章，创作于借调至区委宣传部期间，可謂是日常工作与写作爱好的结晶，“在文史和文学间觅一条诗意幽径”。

该书复审、杭州出版社总编助理夏斯从“融合、细节、情感”三个维度进行点评。她认为，《富春山水暖》巧妙融合了人文历史与自然山水、叙说与观点、冷峻与温情，展现出独特的文学魅力。“作者善于捕捉细节，使文章言之有物，充满人情味。”夏斯说，“徐军的写作是被情感推着走的，字里行间浸润着对家乡的热爱，因而格外温暖。”

富阳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麦家文学研究会会员王建潮指

出，文史类文章的写作关键在于“发现”，而徐军的《富春江长长几许》《林则徐在宜家弄的一顿早餐》等篇目，以多角度呈现历史，兼具可读性与文学性，甚至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富阳区知联会副会长吴刚强调则盛赞徐军的文史研究严谨而富有温度：“他给富阳的文史圈凿开了一个洞，这道光透出来后，会有更多道光透出来，让更多人了解富阳的历史，从而更加热爱这方水土。”

盛华玲是徐军的同事，也是他的忠实读者。她将《富春山水暖》陈列在班级书架上，成为孩子们争相阅读的课外书。“徐军的文字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对历史的渴求、对文学的希望。”她说。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文学或许不能直接改变世界，但它能让我们在喧嚣中保持清醒，在浮躁中沉淀思考。分享会尾声，与会者纷纷在小贴上写下感悟：“文学是量子纠缠，让我们隔着时空，彼此心灵相通。”“文学如同一个杠杆，右边是生活，左边就是我们的想象。”“文学是不用沙土就可以建构的另一个世界。”……



分享会现场